

大自然的兒子

(泰國)曾心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表现编辑:李光云
封面设计:何志明
封面题字:郭 伟

大自然的儿子

曾心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昆明西站彩印厂印刷

开本 695 × 960 1/32 印张:9.31 字数:2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书号: ISBN7 - 5367 - 1198 - 0
I·312

定价:16.80 元

目 录

和谐敦厚 质朴清新

——序曾心《大自然的儿子》 司马攻(1)

真实·真挚·真诚

——序曾心《大自然的儿子》 (云南)晓 雪(4)

自序 (7)

微型小说

头一遭 (11)

蓝眼睛 (13)

捐躯 (16)

三愣 (19)

寂寞病 (23)

钥匙 (26)

未来的女婿 (29)

老泪 (32)

巷口转弯处 (34)

一块小小的青草地 (37)

家规 (40)

短篇小说

杏林曲 (44)

半夜鸡叫 (52)

母子情 (56)

命运	(61)
过时的种子	(65)
从广州来的小肥女	(72)
焚稿	(82)
鱼苗塘里的旋涡	(90)

散 文

北飞的南燕	(98)
猴面鹰哀思	(103)
大自然的儿子	(108)
再访“大自然的儿子”	(117)
洋媳妇趣拾	(124)
捻耳记	(128)
一飞冲天的白鹭	
——造访中国当代女散文家陈慧瑛	(134)
郎静山与他的“百鹤图”	(141)
击电脑键盘的姑娘	(147)
小巷人家	(154)
深深岩洞别有天	(158)
在那密密的森林里	(162)
百胜滩记险	(167)
在洪泛的湄南河上	(171)
不凋的山茶花	(178)
蝴蝶泉边	(181)
“梦”诗趣记	(186)
试探一囊中的朦胧	(191)

朦胧诗之树的凋零

——从顾城之死谈起 (197)

炼字·炼句·炼意

——我的读书笔记 (202)

老牛,也当加把劲 (209)

且看文人相亲的晴朗天 (213)

泰华散文苑里的蓓蕾 (216)

附文艺评论

朴素淡雅见真心

——曾心的作品集《大自然的儿子》读后
..... (云南)杨振昆(224)

曾心的美学追求 (北京)李润新(230)

根深叶茂

——谈曾心的小说创作 (北京)李润新(244)

文化交汇的图景

——谈曾心的散文《洋媳妇趣拾》 (云南)谭君强(255)

一曲优美的“天人合一”之歌

——读曾心的散文《大自然的儿子》 (北京)李润新(260)

春温笔端

——浅谈曾心先生的微型小说 (北京)栾文华(267)

让世界充满爱 对万物皆有情

——读曾心的作品集《大自然的儿子》 (福建)大 壑(271)

文学通讯(五则)

——黎毅致曾心 (泰国)黎 毅(279)

泰华写的顾城盖棺论

——介绍曾心的一文一诗 (菲律宾)柯清淡(285)

和谐敦厚 质朴清新

序曾心《大自然的儿子》

司马攻

五、六十年代，泰华作者把作品结集的为数极少，使中期的泰华文学在作品方面留下了一些空白。当时的作家群，曾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但由于没有结集，不能留传下来，使那些璀璨的文学作品，在泰华的文坛上一闪而逝，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有鉴于此，近几年来我总是怂恿泰华一些作者，尤其是作品较有水平的作者把作品结集起来出版，曾心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三月，中国著名归侨女作家，“全国侨界十佳”之一的陈慧瑛，因公务来泰国考察。我与陈慧瑛相识多年，曾心和陈慧瑛是老同学，他们都是同攻中文系的，于是，我们见面时话题都离不开文学。就在这次会谈中，得悉曾心将要出版个人集子的消息，这是令人兴奋的喜讯。

不久，曾心给我来信，希望我能为他的集子写一篇序，我高兴地接受了。

一天傍晚，曾心到我家里来，将他的文稿交给我。我接过后，翻开目录，发觉收在这个集子的作品，百分之八十

我已经在报刊上读过。于是，我笑对曾心说：“你这些作品，我大部分拜读过了。其实，你不把文稿给我，我也会为这个集子写一篇序的。”

虽然我对曾心说了那几句话，但是，在动笔为《大自然的儿子》写序之前，我还是将那一叠整齐的文稿，系统地细读一遍。

曾心的作品言之有物，行文通畅，不沉闷、不枯燥。我在一个晚上一口气把曾心的文稿读完。

泰华的作者群中，亦商亦文的大不乏人，而曾心不单亦商亦文，同时又悬壶济世。因此，他的作品中经常渗进了一些有关医学上的常识，以及医生与病人间的错综关系。

曾心的不少作品，洋溢着医学方面特有的情味，读来令人置身于董奉的杏林之中。

曾心是一位中医，同时也是一位奉行中庸之道的作者，他的作品处处流露出中正与和谐。在他的小说中，极少有各走极端，势不两立，冰炭永不相容的结局。在情节的发展方面，往往采取人性美好的高尚情操来化解冲突，从对立状态走向和谐。《蓝眼睛》是中西文化传统的谐调。《杏林曲》写出中西医学的矛盾与统一。《半夜鸡叫》，表现人性的宽容和反思。《母子情》，将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把人情和动物之情妥善协调。

在描写与叙述方面，曾心笔下颇有分寸，他以朴实真切的笔调，客观地，冷静地勾画出生活中人物与发生的事件。

《大自然的儿子》中所收的十几篇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没有电击雷鸣的大场面。曾心在芸芸众生中物取典型，以当前泰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作取材焦点，然后

从容地、不迫不露地按照人们的生活展开情节。

让美好的心灵作更高的升华,化对立为和谐,是曾心的感情内涵和表现方式。

质朴清新,自然平实,是曾心的散文风格。

质朴清新,自然平实,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散文观,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

欧阳修强调作品是否能够流传,要“事信”,即所写之事,真实可信。“言文”,语言要有文采。“所恃之大小”,指作品所载之事的社會意义的大小。

这个集子所收的散文,大部分具有欧阳修所提出的散文三要素——真实、文采、社会作用。

曾心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再到广州中医学院进修医学。回了泰国,他既经商又兼行医,渡过了一段颇长时间后,才执笔创作。数十年来,曾心在选择环境,在选择职业,这对他来说该有几许无奈。近来曾心对文学很投入,这是他文学的回归,也是时代、环境选择了他,泰华文学选中了他。为泰华文学“分身”,曾心是责无旁贷的。

宽容敦厚,慈爱和谐的文学作品,有时也能抚慰人的痛苦与创伤。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于曼谷

本文作者: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真实、真挚、真诚

——序曾心《大自然的儿子》

晓雪

文学是人学。

人，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字：真实、真挚、真诚；说真话、抒真情、求真理。

古今中外一切真正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无不以“真”——真实、真挚、真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诚挚是一个人的最高品格”，因此，他“宁愿以诚挚遭到一百名敌人的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罗丹在《艺术论》中也说过：“当一个艺术家，故意要装饰自然，那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丑的——因为他说谎。”

说谎、骗人，弄虚作假，没有真情实感，只能搞出丑的东西，不可能创造出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装腔作势、虚情假意，是艺术的敌人。所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都必须是真

挚、真诚的，都必须有一颗纯朴真挚的赤子之心。

读曾心的文集《大自然的儿子》，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真，真实、真挚、真诚。

曾心先生平时既经商，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他同时也写诗著文，是一位作家、诗人。他的道路容易使人联想到由学医转向文学而成为大师的契诃夫、鲁迅、郭沫若。曾心的成就当然无法与三位大师比，但医生和作家同样以人为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治病救人和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同样必须懂得人，必须把人的生理和心理辩证地统一起来加以观察、研究和思考，同样必须对人有一颗热忱的同情心、责任心和爱心。这方面，我感到曾心也象契诃夫、鲁迅、郭沫若一样，有一颗诚挚的爱心，有一颗纯真的赤心。读他的作品，不论是《猴面鹰哀思》、《小巷人家》或《杏林曲》也不论是《大自然的儿子》、《捻耳记》《洋媳妇趣拾》、《蓝眼睛》，都感到作者是那样的直面人生，“不做作，去粉饰”，那样的真实、自然，那样的坦荡、诚挚。他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珍禽猴面鹰”的被杀害，而心情深重，无比痛惜，以至“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为“热爱大自然，熟悉大自然，了解大自然，领受大自然的赐予”，因而九十岁仍能健康愉快地地下地劳动的老人，感到崇敬和欣喜，并快乐地唱起了“一辈子唱不厌的大自然之歌”；他通过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捻耳的有趣故事，对社会上的种种骗人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他也为蓝眼睛的儿媳妇居然“有一颗执着的中国心”感到无比的欣慰，而对最初反对考上美国哈佛大学的大儿子“娶个红毛妻子回家”的老伴进行了婉转而坦诚的善意批评。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有散文，也有小说。有写景抒情的散文，有写人叙事散文，也有随笔评论式的散文。而不论哪一种散文或小说，作者都把自己摆进去，都注入真挚深切的情感，都以诚动人，以情感人，都写得朴素，清新，自然，真实。这也是很难得的。

我想起古罗马诗歌评论家贺拉斯的话：“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欢乐；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悲痛。”（《诗艺》）我国清代学者沈德潜也说过：“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说诗 语》）

曾心笔下流出的都是“有情之语”，因而能“动人之情”。希望他在“闯荡商海”的百忙中继续“忙里偷闲”，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日 昆明

本文作者：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

自序

我不曾写过自序,不知怎么写,觉得对书中的作品,不必再“提纲挈领”,读者自有鉴赏眼力。想来想去,还是掏出我心灵的一些东西,勾勒一个内在自我的“形象”,以便让读者“解剖”。

《大自然的儿子》既是我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也是“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我很想像“大自然的儿子”那样,消遥自在,恬淡自然地安度自己的晚年。

也许我从小在泰国农村长大,对田野的稻谷、花草、树木、瓜果、虫鸟等,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经济负担的减轻,这种情感越积越深,以至常常自我流露出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每当我有机会到闹市之外、商场之外的农村,身心如释重负,有如鸟儿得天空,鱼儿得水那样欣欣然,陶陶然,怡怡然。在广阔天地间的“小我”,顿觉尘世间的烦冗的琐事被汰除得干干净净,仿佛溶入明净、高远的大自然中,成为“大自然的儿子”了。

我的生命,假如分作四等分,那么四分之三的生命,除了学习、工作、劳动之外,也曾写过一些医学论文,医史随笔

等,但更多的时间是为立足于社会的生存而搏命,算辛辛苦苦地过去了。且留下四分之一的生命,如何安排呢?也许我是念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总觉得“文学是我的理想国”(海伦·凯勒:《自传》),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自从八十年代末,便断断续续提笔写点东西,从“理想国”里寻找一点精神的享受与寄托,从“精神家园”里寻找到一些心灵的温馨和“回归”的情趣。

由于我从小喝过湄南河之水,年轻时又喝过龙国之水,加上血液里还流动着炎黄子孙的基因。因此,我虽身在泰国,是泰国的公民,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腔里那颗跳动的心时时系在这块热带温润的黑土地上,但中国的锦绣山河,温馨的友情,浓烈的亲情、乡情,也时不时像个“恋人”,“偷”去我一瓣的心。故此,在我的作品里,几乎都是经过我的艺术加工而反映了我的一颗赤热的心两边跳的心迹。

在作品里头,还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倾向:赞咏“真善美”的多,鞭挞“假丑恶”的少;写“亮色”的多、写“暗色”的少,写“嬉笑”的多,写“怒骂”的少,更没写带“刺”的东西。甚至在小说中,处理矛盾冲突时也往往如司马攻先生在《序》中所说:“采取人性美好的高尚情操来化解冲突,从对立状态走向和谐”。

追溯这种思想倾向的渊源,似乎是进了“知命之年”才有的。记得年青时,我也和一般年轻人一样:“血气方刚”。但经过几番岁月的“浪淘沙”,棱角消蚀,热血冷却;“刚”变成“软”了,对人对己渐渐地“宽容”起来了。感到一个人从呱呱坠地数十年,只不过是到地球走一圈,从起点到终点,

只是大小不同的一个“圆”而已。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星球是圆的,一切生灵的眼珠子都是圆的。“圆”是代表完美的象征,最美丽、最极致。因此,我想做人也要“圆”,把“圆”作为圭臬,把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类的话记在心里。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也许由于此种缘故,深藏在我心灵的这种东西,便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

“圆”的思想,似乎会导致走“中庸之道”。“中庸”并不是“骑墙”,也不是“随风转舵”。它是取“中和”而行之。《礼中庸疏》云:“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斯言是也!有的好友笑指说我走“中庸之道”。我倒笑而应“诺”!《围炉夜话》说:“把自己太看高了,便不能长进;把自己太看低了,便不能振兴。”这是对自己的“中庸”。人的生命能进行正常活动,也要互相调节阴阳,使之维持相对平衡。《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这是人体的“中庸”。当然“中庸”并非如四大皆空的出家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偶遇违心之事,只念着:“阿弥陀佛”,“善哉”而了却。有碍眼的尘沙则顺手洗涤,有碍脚的路石则顺脚踢掉。因此,我觉得中庸之道是正道,只恐自己还常走得偏左偏右而歪歪斜斜呢!

在书中,我讴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大自然的儿子”。他们与大自然为伴,与人无争,顺其自然,脚踏实地和默默地耕耘,只想把田耕好,把地种好,日复一日,便有收获。我也没多大抱负,只利用商余时间,在自己心灵里开辟一块小小的文艺园地,默默地以笔为犁,不管烈日当空,不管风吹雨打,也不管何时“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只愿象一头

已没出息的黑老水牛慢慢地不停歇地耕耘。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四日

头 一 遭

一九四四年，我的朋友汉平，越洋过海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从普通一兵，到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今天下午，他首次回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泰国访亲探友。在机场相见时，我给他挂上香喷喷的茉莉花环。他鞠下结实高大的身姿，爽直豪放地笑。我紧握着他那握过枪打过“鬼子”的手，也“憨憨”地笑了。

出乎意料的是汉平的哥哥汉祥没到机场接他。本来他俩的关系亲如手足。在中国动乱期间，汉祥还两次晓行夜宿到江西“干校”探望他。今天出现的情况，即刻在他敏捷眉宇间凝聚成一个问号。我几次从机场挂电话到他哥哥家里去，都没人接。“好吧！先到旅店去住。”汉平说。我要帮他提行李。他忙说：“不用，这小家伙，轻得很！”他肩挂照像机，手提大皮箱，虎步腾腾地跟着我走。

在旅店里，我又几次给他哥哥挂电话，直至深夜十二点，电话才接通。听电话的是他哥哥的女儿碧尼。我问她的爸妈到哪里去了？她说：“不知！”我问她的叔叔从中国来知道吗？她说：“知了！昨天已收到电报。”

汉平站在我的旁边，把眉头皱得老高，凭他南征北战的

经验，警觉到有许多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可能他哥嫂骤然出了什么事。于是他当晚要我陪他到哥哥的家里去看看。

我们按了几次电铃，才见碧尼胆怯地来开门。她见到我们，旋即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经过再三盘问，她呜咽说：“爸妈生意失败，今早有人带波立来逼债，爸妈从后门逃走了。”

“你知道欠多少债吗？”汉平急问。“具体数字不知道，只听爸妈说，把缝纫机和积压的成衣卖了，大约还欠三十万铢。

“大约等于十万港元。”汉平略思索说，“这样吧！你想办法找你爸妈回来，欠的债我帮还清！”

我与碧尼都半信半疑看着他。

“夜深了，我们回旅店去！”汉平对我说。

路上汉平坦然地告诉我，五年前，他退休后，便和几个“老八路”“下海”经商，与外资合搞房地产，赚了千把万元，现在是属于先富起来者。

第二天，汉平竟然拿出十万港币，要我陪他到银行兑换为泰币。

我感叹说：“我活了这大半辈子，只见人们拿钱到中国给亲友，而像你这样从中国拿钱来给泰国的哥嫂，还是头一遭呀！”

他听了爽朗哈哈大笑，把那握过抢杆的铁钳般大手搭在我的肩膀说：“这可能到了风水轮流转的时候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